

## 在月亮旁边， 遇上风

(组诗)

□孙永斌

### 在月亮旁边 遇上风

今晚 我在想你  
想你的时候 月亮就在窗前  
月光一秒比一秒瘦 瘦成树的影子  
站在昏暗的泥土上 为见与不见左右摇摆  
顺着月光看下来 风往北吹  
鸟儿会上翅膀 高度还在  
树木失去叶子 苍翠还在  
石头被搜遍全身 温度还在  
种子流浪远方 故乡还在

云呼吸带喘 在天空奔跑  
雨一滴也没落下来 河水有些心慌  
风一路炫耀 张扬着内心的虚狂  
水滋养世界 却低于万物  
风没有骨头 却持有通行证  
把灰尘握在手心 和夜色一起  
在我的城市横冲直撞 失守的灯光  
斜躺在一张纸上 闭上眼睛  
语音的召唤视而不见 手无寸铁  
的词语  
违背了故乡的秉性 在世俗里  
唯唯诺诺

### 花碎了梦

花碎了梦 路上铺满了痛  
夜举起季节的伤 走过迷雾  
多么执着的灯火 风吹得摇曳晃晃  
黑暗里的光 没有均等 只有平衡  
晒不下雨水的火花 把自己交给  
冰雪冻了再冻

离开 还会来 来了 还要走  
断不了的隐痛 向藤蔓深处渗透  
曾被人无数次吟诵 内心有过激动  
吐尽了芬芳就跟着风走  
或远 或近 一曲离歌在夜晚唱  
到天明

曾经美过 内心的温婉一夜风干  
无路可走的犹豫 被掰为两半  
一半是过去 一半是未来  
写不尽的离愁别绪 淡远了风月

告别词还未写好 一生匆匆地走完  
在沉沦的城堡 没有爱 没有恨  
千百次凋零的无奈里 花魂犹在

### 大风歌

夜被弯月撕裂 风穿越峡谷  
起伏不定的草 摇落满天星雨  
烛影散尽 留下空寂

一杯月光 是夜饮不尽的凉  
烟云绕过山脊 秋花已开  
风带走水波与尘埃 我已不在

## 北方 冬之祭

□张景慧

阳光 已瘦成了骨头  
敲打着非一日之寒的大地  
一场盛宴 从长城以北  
轰轰烈烈 又悄无声息一字排开

夏天残留的温度  
被秋风一点一点切割  
五颜六色的热情  
被整个秋季挥霍  
只剩一张惨白的草稿  
匆匆盖了瘦硬阴文的闲章  
在北方 呼拉拉祭起了冬的大旗

二十四节气  
拼成最后一道风景  
被冬的祭日邀请  
体验温暖的涵义

如果没有雪  
这瘦马西风不知还能撑多久  
只有贴了地皮的安塞腰鼓  
敲断黄河一路狂奔  
在大西北  
把断章的日子敲得火红火红

我要把冬天过成春天  
埋下风雪  
生发一生的灿烂

□王晓平

著名诗人艾青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故乡在生命初始阶段所刻下的印痕 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最敏感、最温柔的一根琴弦，无论你走到哪里、身居何位，都难以改变故乡在游子心目中的位置。

我的故乡在内蒙古凉城县，那是北方地区少有的一块风水宝地，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她北亘蛮汉山，南有马头山，中怀岱海滩，山环水绕，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据说我的祖上也是走西口，辗转来到这里安家落户的，那遥远的往事恐怕父辈也只略知一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奶奶才是最亲近而又难忘的。素有“北国明珠”之称的岱海是凉城的灵魂，沿岱海周围的大片土地，是方圆数十里最肥沃、最适宜耕作的地区。然而，遗憾的是，奶奶却偏偏住在远离岱海的穷乡僻壤，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山沟往往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就像一对孪生姊妹很难将她们截然分开。虽说奶奶家的生活是贫寒的，但勤劳手巧的奶奶能将粗粮细作，倒令我这个“城市人”觉得好吃可口。

乡间野趣是最能占据童心的，每年暑假，就是我心灵放飞的时间。山沟里自有一片美妙的天地，说起来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山坡上杏树林遮天蔽日，有如华盖朵朵，沟里泉水淙淙，清澈见底；回家的小路掩映在芄丛中，蜿蜒绵长，曲径通幽；沟两边稀疏地点缀着几户人家，鸡犬之声相闻，但无事也很少往来。站在崖头上使出浑身解数喊上一嗓子，山谷回应，余音绕梁，让你半晌回味不过来。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要数奶奶家的杏树了。满坡的杏树，远远

□李富

### 老屋

老屋的皱纹，是屋檐上的青砖小瓦，喜鹊和乌鸦在树上叙述着岁月的故事，满满的乡愁，挂在枝枝桠桠；老屋的白发，是升腾在房顶的袅袅炊烟，或直或弯或缭绕或飘洒，把沧桑的故事，一缕一缕地勾勒乡村图画。黑红色的櫥柜，盛着一件一件的往事，压在柜底的是关于婚嫁娶和借取来往的悄悄话；发黄的老照片，还挂在墙上，讲解着过去的时光和岁月铅华。板门还是两扇，锈迹斑斑的锁，已经锁不住那一屋子渴望，看家狗在院子里汪汪地叫着，似乎解释着空旷寂寞的尴尬。家雀们吵吵着，讨论着小村的童话。公鸡亮开嗓子，昂首迈着自信的步伐。

哦，老屋，那一缸酸菜还是那样酸吗，那一锅粘豆包还那么粘吗？回家的游子，啃着那双老手晒出的咸菜疙瘩；哦，老屋，那一声训斥还是那样严吗，那一句问候还那么甜吗？回家的游子，摸着那棵老树长出的新芽。晒着艰难，品尝着快乐，老屋让感情围坐在火盆前，烘烤着幸福的嫩嫩。一根烧玉米就够，啃着嫩嫩的米粒，美滋滋的感觉，顺着眼角攀爬；一块烀山药就够，剥着薄薄的皮，吃着面面的瓤，丝丝哈哈的甜蜜，脸上盛开出满足的鲜花。

老屋，在城市的席梦思上想你，想你的憨厚和纯真；老屋，在熙攘的人群中想你，想你的厚实和牵挂。一句方言，说在嘴上亲切；一杯老酒，喝在心里火辣。耕耘着苦日子的是老牛，跟在老牛后面的是父亲佝偻的身子；缝补着春夏秋冬的是母亲，那双戴着顶针的手，连缀起儿女的冷暖和婚嫁。天上的星星，地里的青蛙，那知了的叫声，可是老屋珍藏的声音？槽头的毛驴，房下的鸡鸭，那红红的辣椒，可是老屋叙说的酸甜苦辣。

哦，老屋，四季的歌谣里，你在好日子里微笑；哦，老屋，长长的季节里，你在昏暗的油灯下拉呱。哦，老屋，苍绿尽染，老屋，静秋霜华。夜深人静的时候，梦中呼喊的就是你，老屋里的妈妈；失落或是抑郁的时候，心中呼唤的就是你，黄土地里的爸爸！

### 老井

悄然叙述，慢慢地谈着地；坦然面对，静静地望着天。

## 故乡情愫

望去，宛若一汪色彩缤纷的湖水，风吹树晃，彩浪滔滔。每到炎热的盛夏，就进入了杏果成熟的收获季节，只见密集在树枝上的红杏沉甸甸的，在阳光下闪着光泽，展现出一个金灿灿的世界。奶奶家的杏皮薄肉厚，澄黄酸甜，实在好吃。记得杏熟时节，小孩子最开心的事就是跟随大人们上山打杏，一阵噼里啪啦的摇晃和震荡，一个个红杏似流星雨般从天而降，引得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争相拣拾，互不相让。满坡的杏林郁郁葱葱，满目生机，但每棵果实实实的味道又不尽相同，不知奥秘何在。其中最大最老的一棵简直就是一把天然遮阳伞，树身布满了岁月的皱纹，那繁茂的虬枝被果实实在压弯了腰，细密的枝叶组成的天然屏障，能将人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而我们却全然不顾地在树下讲故事、玩游戏，渴了，就咬几口黄澄澄、水灵灵的甜杏，那滋味真是气爽心舒，沁人心脾。按说奶奶卖掉红杏是不愁换个柴米油盐钱的，然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加上三乡五里家家杏树满院，小小红杏终于没能走出大山，投身商品经济的海洋，除了亲戚朋友自食外，很大一部分都烂在地头了。古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也许土地有了杏泥的滋养，枝实才一年比一年繁茂。

奶奶家所在的山村其实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当年内蒙地区有名的大庙（即汇祥寺）就建在此。据考证，大庙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占地百余亩，上下两层共182间，规模之宏大，工艺之精湛，驰名塞外。听父亲讲，在他童年时代，大庙里喇嘛众多，香火旺盛，粮食满仓，资产丰裕。后来大庙惨遭厄运，被付之一炬。据父亲回忆，当时火光冲天，六七十里外都能看见，大火整整烧了一周后方才熄灭，就这样一座号称“绥东大刹”的汇祥寺被烧得满目疮痍，千疮百

## 家园三章

老井 流出的是甘冽的情思；  
老井 淌出的是润心的醴泉。  
轱辘摇起小村的夜话；  
井绳缠绕四季的炊烟。  
哦 老井，一个关于渴望的话题；  
哦 老井，一个关于生活的梦幻。  
张家李家长短的故事，牵动着小村的日子；  
牛眸羊咩狗吠鸡鸣的场面，勾勒出小村多彩的画面。  
哦，一桶清凉的井水，一种幸福的期盼。  
哦，一个生存的话题，一串岁月的艰难。  
哦 老井，担在肩头的是慢悠悠的日子；  
哦 老井，养育性格的是甘冽冽的激池。  
喊出嗓子的，是一句句熟悉的乡音；  
压在心头的，是一根根沉重的扁担。

老井，一只看家狗趴在井边，一头老牛饮在槽边，一个故事讲在井台，一种愿景展示在心间。  
艰难，擦着苦涩的眼泪；  
幸福，淌着甜美的爱恋。  
老井，谈着苦辣酸甜的往事；  
老井，说着春夏秋冬的方言。  
哦，一个故事，演绎着祖祖辈辈的传承；  
哦，一个情节，诠释着世世代代的心愿。  
哦 老井，苦的日子，就沉默不语；  
哦 老井，好的事情，就笑声不断。  
一根井绳，缠绕着前前后后的情节；  
一个摇把，搅动着上上下下的情感。

老井，一双大手长满老茧；  
老井，一个乳名包含志愿。  
看那天上的云，望那八月的天，眨着眼睛的是星星，哼着歌的是灵感。一方水土，一方性格，一眼老井，一缕炊烟，袅袅升腾，幽幽弥漫。  
哦 老井。  
走在前面的可是爹的背影，跟在后面的，可是娘的小声叨念？  
人生在火炕上的可是回乡的游子，喝在嘴里的，可是乡愁烧出来的滚烫语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老井，亮出你的舌苔；  
一片土地育一片天呀，老井，柔中有刚的胸襟，蕴含着你不表白的信念！  
流在心里的是梦，淌在岁月的是汗。老井，乡愁的井台，是否还有我缠绕的乳名，老井，芬芳的灶台，是否还有我流着鼻涕的哭喊：一个是要吃，一个是喊喝。长不大的往事，变不老的童年！  
老井 梦见你的是流着眼泪的孩子；  
老井 思念你的是带着钩子的扁担！

孔，最终只留下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多少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庙遗址附近的一户人家院中发现了几块精美的砖刻瓦当，从中依稀能够推断出当年大庙建筑之精美，这恐怕是大庙惟一仅存的“文物”了。大庙遗址西侧，终日浓雾迷濛的洞金山麓安睡着一尊天然卧佛，其美妙的轮廓与天空相互映衬，清晰逼真，栩栩如生。

站在奶奶家的山坡上举目眺望，烟波浩渺的岱海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悬挂在天际，姑姑家就住在风景如画的岱海岸边。她家的房子是全村离海最近的房子了。每年暑假，我和姑姑家的孩子都要顶着炎炎烈日去海边戏水，每次不玩得尽兴是不会早回来的。参加工作后，记得有一次陪一位新华社记者记者在岱海上泛舟，我们一边在机帆船夹板上现场观看捕鱼，一边沐着清爽的海风交谈。中午时分，船上的师傅端上了热气腾腾的清炖鲫鱼，啊，这才是地道纯正的原汁原味，鱼是再新鲜不过的，汤是洁净的海水，加之船上现场烹调，味道之美岂能不令人胃口大开？那位从小生于武汉、对吃鱼颇有研究的杨记者更是赞不绝口。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富饶的岱海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家乡父老，形成了凉城人特有的勤劳、厚道、淳朴的民风民俗。我虽然不曾喝过岱海水长大，但儿时留下的烙印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已过天命之年，怀乡之情日渐浓重，原来故乡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强磁场。我深信，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我要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生命之根！

##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 老树

那棵老树，把年龄写在枝头；  
那棵老树，把岁月挂在头顶；  
那棵老树，把风雨讲成故事；  
那棵老树，把乡愁唱成风景。  
哦，那棵老树，站在村口，陪伴一路走过来的日子，有眼泪，也有笑声；  
哦，那棵老树，守着乡情，叙说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温暖，也有寒冷。  
吹吹打打的好时辰，那是小村的唢呐演奏的最好的曲调；  
呜呜咽咽的苦日子，那是小村的乌鸦发出来的愁苦的悲鸣。  
哦，那棵老树，总是送走没有月光的夜晚，迎来新鲜灿烂的黎明。  
头顶着蓝天，朴实的身躯站立着神圣；  
根扎进土地，坚实的信念撑起醇厚的乡情。  
风，从头上掠过；  
雨，瓢泼过冠顶；  
霜，浸染了秋叶；  
雪，覆盖着心声。  
摇曳着，哦，那棵老树，那是春对秋的情愫；  
挺立着，哦，那棵老树，那是情与爱的独奏。  
歌谣，是儿时伊伊学语的童话；  
小调，是乡间莺飞蝶舞的意境。  
哦，那棵老树，守望着乡音，一阵一阵的愁容，那是一位老人在讲述小村的曾经；  
哦，那棵老树，摇曳着往事，一声又一声的回荡，那是一位母亲在呼唤着孩子的乳名。

浓浓的，那是方言的抖动；  
袅袅的，那是亲情的升腾。  
叶子，是有些稀少，树梢，是有些干焦。但干焦的枝桠，又有新生的枝条，稀少的叶子边，又有新的叶芽，在绿绿的萌生。一切都在孕育，一切都在律动。  
过去的日子，穷得打着补丁；  
凄凉的往事，悲得带着哭声。  
老树，落下的叶子默默无闻；  
老树，舞动的枝条挑战着狂风。  
该刮走的，就让它刮走，该留下的，是扎在土里的根，铁一样坚硬！  
该送走的，就送走，岁月无情，该迎来的，山村的烟火袅袅升腾！  
苦的日子就哭，哭也是一种歌声；  
甜的时刻就笑，开心的笑声也有眼泪奔涌！  
哦，那棵老树，离家的孩子，不能忘了回家的路，因为你始终在引导行程；  
哦，那棵老树，回乡的游子，不能忘了家乡的语言，因为你固定了口腔发声！  
唱在嘴上的，是西北风；  
刻在心里的，是座右铭！  
哦，那棵老树，站在村口；  
哦，那棵老树，长在心中！

□王太生

负暄就是晒太阳，天底下最美妙的事。

两老头儿，笼着袖口，坐在门口晒太阳。日头暖洋洋的，晒在背上，太阳隔着棉絮直朝怀里钻，一个对另一个说：今儿个太阳真好！

背负着日头，晒太阳，老头儿坐小马扎上，絮絮而谈。背部脊梁，冬日寒冷里太阳光线最容易积聚的地方，也是感受光热最敏感的部位。

背部这地带，平时不怎么关照得到，这时候才有机会，受到舒心的抚慰。保护好一个人的背部，就是保护好自己。负暄的人，气定神闲。他微闭着眼睛，打盹，倚着墙根晒太阳，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去想，就在日头底下，静静地享受这冬日暖阳。

负暄适宜回忆。一个老汉想他年轻时，他走的那些路，过的那些桥。路上有风景，桥上有霜，他的那些风风火火所经历过的事。那时候，他真忙啊，哪有功夫晒太阳？他忙于功名利禄，还爱上过别的女人，走在寒风中一点也不觉得冷，身体中有丰富的钙，也不需要杀菌晒太阳。

负暄适宜养生。他坐在墙脚根下，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静坐、打盹。清代慈山居士的《长寿秘诀》中说，清晨略进饮食后，如值日晴空，就南窗下，背日而坐，正像白居易诗所说，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

负暄适合构思文章。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负暄琐话》，不是枯坐书斋里写出来的，而是晒太阳想出来的，说的都是三十年代北大的温暖旧事。

负暄的人，是一个隐者。安静坐在一角。

负暄的人，性格不张扬。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坐在天底下晒太阳更舒坦的事情。

太阳下面是苍生，老头儿倚着墙



推

佚名 摄

## 跨年

□张本科

渔悦冰雪，大湖之冬。冰雪天路，梦幻阿尔山。飞越千山万水，来到兴安盟阿尔山跨年，注定不同寻常，注定如梦如幻。  
作为一个中原人，早就渴望北国的冰雪之美。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诱惑曾令我心驰神往，也曾跃跃欲试，却又几度退缩，怕小身板扛不住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真正来到兴安盟，来到阿尔山，却发现，我想多了。

这里冷不冷？真冷！一出乌兰浩特机场，早有心理准备的我还是被一眼望不到边的冰雪和无处不在的刺骨寒风给惊呆了。但一走进酒店房间，却又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二十多度的室内温暖如春，不温暖如夏。

在零下18度的察尔森湖，渔民们祭湖、冬捕的场面热闹喜庆，虔诚的祈愿与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淳朴的脸上。在零下25度的阿尔山，Jeep G2冰雪挑战赛拉开帷幕，选手们驾驶越野汽车，在冰雪世界里尽情撒欢儿。马达的轰鸣声夹杂着冰雪的脆裂声，伴着游客的欢呼声，仿佛

墙根、倚着院墙根、倚着门垛墩、倚着稻草垛，负暄取暖。那时候，天太冷。抑或，年老的人怕冷，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他是用天恩赐泽，用一代物理方式取暖。

天底下最美妙的事，就是背上驮着一个太阳。人这辈子，驮的东西太多了。幼童时，驮过书包，结婚后，驮过孩子。长大后，驮过责任和担当。得志时，驮过荣誉；背气时，驮过冷眼。有钱时，驮过财富，没钱时，驮过贫困。

像一头牛，或者驴，驮过许多。到了负暄，这一切都卸下来了。既然卸下来了，那就眯缝起眼，晒一会儿暖阳太阳。

负暄是一个人的闲淡状。脸遮破毡帽，双手枕在颈后，坐在一块草地上，右边的腿支在左边的腿上，背倚在一棵歪脖子杨柳树上晒太阳。

中年人也晒太阳，这个年纪，是坐一会儿，中途歇息。或者，为自己放一个假，抽半天时间去晒晒太阳。

《列子·杨朱》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宋国农夫，经常穿乱麻破絮，勉强过冬，到了春天，耕种时，在太阳下曝晒。他对妻子说，太阳晒在背上痒痒的，真爽！别人都不知道有这等美事，我要去告诉君主，一定得到厚赏。这朴实的古代老头儿，心地多么善良，他不晓人世还有高屋暖房、丝棉绸缎、狐皮貉裘，觉得这天下最美的事，就是晒太阳。换到现在，他要把日头晒够，用微信把这份快乐转发，在朋友圈分享。

天阴烤火，天晴负暄，两种情态和神态，都是冬日雅事。想去负暄，最佳的地方是古村。有一天，我在微信上问陈老大最近都忙些什么？陈老大说，天冷，地寒，阳气内敛，我准备到山中晒晒太阳，你去吗？

